

華人注意!“殺魚盤”已多人中招!損失慘重!

隨着騙局不斷升級,美國執法人員警告,一種名為“殺魚盤”的新式騙局又開始盛行。這種騙局是在“殺豬盤”的基礎上升級,令受害者遭受二次詐騙,損失慘重。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數據顯示,僅2022年就有近7萬名受害者遭遇了“殺豬盤”詐騙,損失金額高達13億美元。洛杉磯縣警署(LASD)華裔警探謝艾莉(Aily Baldwin)在周四(7日)的一場社區活動上說,“殺豬盤”騙局所涉及的金錢額通常較大,受害者一旦發現被騙後,肯定想要在第一時間內將錢追回來,這也促成了“殺魚盤”的興起。

“最近幾個月,我們發現這種‘殺魚盤’騙局猖獗,很多人或許從未聽說過,但它已經開始了。”她擔憂越來越多的民眾可能會成為受害者。“殺魚盤”騙局如何運作已漸漸被人們所熟知的“殺豬盤”,是指騙子利用網絡交友,誘導受害人投資的電信詐騙方式。騙子會先放長線

“養豬”:先利用一些“約會”應用程序或其它社交軟件尋找目標;隨後,與受害者培養感情,慢慢發展朋友、戀人或商業合作關係;當建立信任後,騙子會向受害者透露如何通過投資加密貨幣賺錢,誘導受害者投資,進一步宰殺“豬仔”。

很多受害者在一步步的陷阱中,被騙走幾十萬美元、上百萬美元,甚至全部身家。一旦被



騙,這些虛擬貨幣很快就流向海外,難以追回。謝艾莉進一步解釋“殺魚盤”:很多受害者發覺自己被騙後,會上網求救,甚至冒險將自己如何被騙的經歷放到網上,“有人就會透過網絡告訴受害者:‘哦,你知道嗎?我也遭遇了此事。’但受害者不知道的是,這是另一個騙子”。“這個騙子會告訴你:‘我也是殺豬盤的受害者,但是我把錢追

回來了,不過你需要這樣做。’這時你會相信,因為當下的你渴望追回自己被騙走的錢。”

她說,當受害者真的按照騙子的方式試圖追回損失時,就陷入了連環詐騙。AI技術令犯罪越發猖獗謝艾莉表示,一場“殺豬盤”騙局需要數周甚至更長的時間收網,但“殺魚盤”所需時間很短,當很多人抱着“同為受害者”的心理時,騙子就很容易得逞。

無論是“殺豬盤”還是“殺魚盤”,騙子想要的都是錢。因此她提醒民眾,凡是有人開口要錢或提出與金錢相關的要求,都要保持警惕。她還表示,隨着AI技術越來越發達,無論是性別、樣貌、聲音都可以改變,網絡上的一切變得更加不真實,就算是親眼見到、聽到什麼未必是真實的。

因此,謝艾莉說,若想要防止自己成為騙局的受害者,切勿貪婪或抱有僥倖心理,人們必須意識到,人不可能不勞而獲,“一件事情聽起來非常完美時,可能就是一場騙局”。

舊金山華裔參選公職 竟因“中文姓名”遭到刁難



競選州參議員的第一代華人移民熊競超,也遭質疑使用中文名。他提交過期中國護照照片,獲得選務處的通過。

舊金山選務處新規定,要求候選人提交證明過去兩年在公共場合使用過中文姓名,未來才可以此名字印在選票上。使得諸多華裔參選人忙著自證有效的中文名字,熊競超以已過期的中國護照、賴天宸提交在中國出生證明,都被認證中文名有效;雷樹榮翻出32年前的結婚請柬,也獲得過關;徐加儀用母親的證明信件和她本人名片,則不符要求,她現試圖以此前去中國旅遊簽證上的中文名再送件,但還不知道是否有效。

競選舊金山民主黨縣中央委員會席位的華裔徐加儀(Jade Tu)16日告訴本報,新規對她們這些出生在美國的華裔很不利。她自出生就

有中文名,但幾乎沒在公開場合使用過。「作為一個有中文名的亞裔,我們為什麼要不斷證明自己,從出生起就有中文名?這讓人很沮喪,簡直是一種侮辱。」徐加儀的母親在美國出生長大,父親來自中國,後到越南,再移民來美。

舊金山約22%的人口為華裔。如果華人選民選擇中英雙語選票,選票上就顯示候選人中文名和英文名。一個瑯瑯上口的中文名,很容易吸引選民眼球。此前很多非華裔政治人物也喜歡取中文名,以爭取華裔支持。比如現任副總統,此前在舊金山擔任地檢長的賀錦麗,現任金山地檢長謝安宜,市議員殷嘉立等。

徐加儀表示,選務處的要求,類似于她的中文名過去兩年出現在中文報紙上,但她一個月才決定參選,也是首次參選,不可能滿足條件。而母親的證明信和她的名片又不符合選務處要求。她大概三年前去中國生活過,最近也到過中國,「簽證和證件上應該有中文名,但我還沒有提交文檔,也不知道是否符合選務處的兩年要求?如果一個美籍華人從未去過中國呢?這需要多少證明?」

熊競超對本報表示,他競選州參議員,需要舊金山選務處協助提供文檔給州部門。對方14日電郵要求他證明曾使用過中文名。好在他之

前過期的中國護照,上面有中文名。拍照上傳後,選務處表示有效。

競選共和黨縣中央委員會席位的雷樹榮提交了1991年婚禮中文請柬後,獲選務處認可中文名。雷樹榮(右)與演員 Nikki Glaser 合影。

他鏈接婚請柬都翻出競選共和黨縣中央委員會席位的雷樹榮16日說,他的中文名也受到舊金山選務處的質疑,在提交了1991年、保存32年之久的婚宴中文請柬後,選務處回復電郵說,中文名可出現在3月5日的初選選票中。

雷樹榮1994年曾競選州眾議員。他向本報提供了1991年的這份中文請柬,上面寫明,1991年6月29日,他與梅繡嫦女士設宴結婚,另一面則為請柬英文。選務處最終接受了這份證明文檔。他說,從12月1日開始翻找請柬,好在妻妹的先生保存好了這張請柬,在13日找到。

另一位候選人李灼世也正以婚禮文檔,希望通過驗證自己中文名字合法性。競選高等法院法官的韓裔姜明報告訴本



報,49年前她出生後,祖父就給她取了中文名和韓文名。金山選務處要求自己證明在公共場合使用中文名的法律,是冒犯性的。

姜明振說:「因為我第一次參加競選。沒有機會使用亞洲名字。在過去的23年里,我一直在地檢長辦公室工作。作為地檢官,我不會使用亞裔姓名。」

選高等法院法官的韓裔姜明振準備提交小時的護照,作為證明中文姓名的文檔。

韓裔參選人:遏制亞裔文化她認為,類似的政策在遏制亞裔的文化、傳統和遺產。「母親從韓國移民來美,在這里不得不用英文本母拼音拼出我的名字。在美國,他們甚至沒有機會在任何表格上寫下任何亞洲文本。在任何美國文檔中,都不可能真正確定你的姓名和亞洲文本。」

她說,母親千辛萬苦,找到了她小時的護照,好在上面有中文、韓文名字。「好在媽媽保存很好,我都不知道她有這個護照。」

另一位候選人賴天宸(Michael Lai)也可望符合資格,因他出生於中國,能提交中文出生證明。

中國留學生為什麼一遇到華人面試官就完蛋?

每年畢業季,留學生們都紛紛開始投簡歷找工作,為了給公司HR或者面試官留下一個好印象,大家在小紅書上搜面試攻略、總結經驗,恨不得都去拍“蘋果高管”式的證件照,但在作者Sue看來,這一切準備可能都在遇上一位華人面試官後,全部清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來看看今天的文章。

上個月我面試了一個同門師弟,也是華大畢業的,學的CS。面到我這一輪的時候,小男孩很緊張,聊場景的時候說得很結巴,但是手頭功夫沒問題,確認需求後,coderpad上的代碼幾乎一次就能跑通,而且代碼很簡潔,跑得也快。

我在面試文件上對他的評價是 good candidate,兩周後,我去找HR確認小男孩的進展,HR說他被刷掉了。

“第二輪技術面,是隔壁另一個中國工程師,他在那頭拿了兩個 red flag,直接就挂了。”HR說。

我很訝異,難道是我技術太爛了嗎?看了看職級表,那個工程師和我同級,都是 senior。

“這是他這一個月掛掉的第三個中國留學生了,”HR說,“我們過兩天可能要找他單獨聊聊。”

我看了下他的面試問題,一下就明白了:這個面試官給小男孩佈置了一道 leetcode hard problem。

事實上,在日常工作中,leetcode hard problem 幾乎沒有任何實用價值,別說面試萌新了,連在職工程師也未必能做得出來。

但在面試的圈子里,華人碼農的名聲普遍非常糟糕,面試 bar 非常高,非常喜歡為難來面試的中國留學生。

一般而言,無論是生搬硬套還是故意刁難,出題的面試官心里是知道標準答案的,而前來面試的,如果是白人或者阿三,他們的寬容度會變得寬很多,只要能答到點上,基本都讓過。

面中國留學生就不一樣了,不但要求你用和標準答案一模一樣的算法,還要求代碼簡潔精準,所有的 edge case 都要考慮到,甚至還要求代碼的工整程度比肩 Google。

拜託,捫心自問我們自己當年在面 system design 的時候,自己做的系統幾斤幾兩心里沒點數嗎?何必為難面試的人呢?

一般我聽說有人來我們公司面試,我都儘可能約在我的時間段里,我是技術渣,一般都是聽面試者說,嗯嗯啊啊有道理,只要能說個大概,沒有特別明顯的問題,我都給過了。

我是覺得很多華人碼農都沒拎清楚,自己要招的人是什麼級別,新生第一份工作的能力水平應該在哪裡,對技術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拿着招聘 senior 甚至 staff 的要求來面試 entry level 的 SDE,你的良心不會痛嗎?你當年上岸吃了多少擴招紅利,自己心里沒點數嗎?

這位學弟後來面了一些其他公司,運氣很差,又遇到了國人碼農。總體感覺非常敵視,抓住學弟各種各樣的代碼細節 PUA 學弟,顯示自己的水平高,“這麼基礎都不知道”“你這在業界不 work 的”。

學弟說,相比之下,老白麵面試官或者老印面試官,至少在面試里非常職業且禮貌,有的時候遇到技術難題,有的面試官還會給點提示,引導學弟的思路和方向。

在我和其他國人一起當面試官的經歷里,我知道有的國人面試官非常喜歡在技術上顯示自己的優越感。不知道是不是在工作里被老印壓得喘不過氣,只能把氣撒在應屆生頭上。

面試本來就不對等,干嘛非得在面試的時候展示自己的技術比 candidate 水平高呢?你真水平高,犯得着在老印 PM 面前唯唯諾諾嗎?光在中國應屆生面前重拳出擊算什麼本事?

我看論壇上很多萌新在找工作的時候,只要碰到國人面試官就 PTSD,只要看見面試官是個中文名就立刻 reschedule。

雖然在我面試自己的人的時候,我都儘可能會幫助同胞,但依然蓋不住一些弱智卷王一言不合向 candidate 扔 leetcode hard question 顯得自己很牛逼。

大哥,你要真牛逼,怎麼還被阿三騎頭上當

驢使?還有大哥,真的把自己當卷王,別人面試都是 medium 題目貼在 coderpad 上,步步引導 candidate,有的弱智卷王不但不用 coderpad,就連問題都是口述的,花了20分鐘沒說清楚題目啥意思。

有的朋友問:那是不是非碼崗位的國人面試官就 nice 很多?

朋友你就是太樂觀了,君不見某華人零食電商的秘書是如何背着老闆的老婆和他的四歲女兒一路睡老闆上位的,對,就是你買螺螄粉的那家電商。

最後,給大家講一個白人碼農的故事吧。

曾經有一個叫 Bob 的白人程序員,40幾歲,性格內斂,平時不怎麼說話,就是那種在電梯里碰到都不會多看兩眼的人。

Bob 在美國運營商 Verizon 做了很多年,代碼乾淨優美,出活兒快,可能是整個辦公室里最厲害的程序員。

在上司眼裡,Bob 做事靠譜,為人低調,但是前兩天,公司出了件怪事,系統顯示了一則來自中國的登錄記錄。

再仔細一查,對方用的是 Bob 的登錄信息進入的。

因為 Bob 的口碑一直很好,人也老實,剛開始調查的時候,技術人員一度認為是黑客冒用了 Bob 的身份穿透了公司的身份認證。

但隨着深入,他們發現事情不簡單。他們發現黑客根本不存在。

其實是 Bob 本人的中國代理商干的。Bob 可能是寫代碼太累了,有一天他靈機一動,為什麼不讓別人幫我上班,我做中間商賺差價?

於是 Bob 在 Aliexpress 上找了一家中國深圳的編程公司,把自己的工作全部外包給了中國程序員。每天晚上,中國的程序員按 Bob 美國工作時間上班,因為時差,中國程序員通常通宵加班。

Bob 一年工資是 40 萬美金左右,他給中國程序員的工資是 25 萬人民幣,約合 4 萬美金,成本是他自己的工資的十分之一。

根據調查,Bob 的技術外包還提供給其他公司,接過來,轉手包出去。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國人面試官總愛為難你了嗎?

生隆精英保險理財公司

Solon Financial Group, LLC

-An independent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

Tel: (440) 519-1838 Fax: (440) 519-1878

Bo Li, CFP, ChFC, MBA

黎博 Cell: (440) 223-3838

Xin Sa, Life Insurance Specialist

薩新 Cell: (216) 849-7868



6200 SOM Center Rd, B21, Solon, OH 44139

- 人壽保險——定期險,分紅險,儲蓄險,投資險
- 資金積累——個人投資規劃,小公司投資省稅,教育基金
- 財產責任——個人汽車房屋險,公司,餐館生意險

Insurance & Annuities: Prudential, American General, MetLife, ING ReliaStar, Jackson National, John Hancock, etc
Investments: American Funds, Oppenheimer Funds, Fidelity Investments, BlackRock, T.Rowe Price, ETFs, etc
Securities offered through Multi-Financial Securities Corp, member FINRA/SIPC. Solon Financial Group, LLC is not affiliated with Multi-Financial Securities Corp.